

梅花 女皇

中国的悬疑小说需要大师级人物，如果大师级人物立住了，悬疑小说将成为固定的文学流派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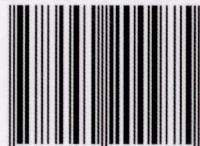
——张宝瑞

 博尔国际

www.boer.com.cn

上架建议：小说类

ISBN 978-7-5502-0097-5



9 787550 200975 >

定价：25.00元

梅花女皇



张宝瑞 著

张宝瑞

京华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梅花女皇/ 张宝瑞著. —北京:京华出版社,2011.1

ISBN 978-7-5502-0097-5

I. ①梅… II. ①张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0)第 264479 号

梅花女皇

作 者:张宝瑞

全案策划: 博尔国际
www.boer.com.cn

责任编辑:王巍

封面设计:天之赋

版式设计:郑琦

责任校对:吴晓娟

京华出版社出版

(北京市朝阳区安华西里一区 13 号 2 层 100011)

北京鹏润伟业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
字数 160 千字 700 毫米×1000 毫米 1/16 15 印张

2011 年 1 月第 1 版 2011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 10000

ISBN 978-7-5502-0097-5

定价:25 元

未经许可,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部分或全部内容
版权所有,侵权必究

本书若有质量问题,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联系调换。

电话:010-57283075 010-57283079

故事梗概

梅花党主席白敬斋的二女儿白薇死了，她的人皮不翼而飞，因为她的人皮上绣刻着梅花党大陆潜伏特务骨干人的名单，只要用美国中央情报局研制的一种特殊药水涂抹才能出现。

这张人皮目前已落入稻春阿菊之手，她是日本帝国之花桥本阿菊的女儿，梅花党副主席黄飞虎的私生女。她虽然掌握白薇的人皮，可是没有药水，药水已被我公安部门控制。稻春阿菊为此绑架了中共第一神探龙飞的女儿龙晓菲。稻春阿菊女扮男装，骗取了泰国归侨樊小哲的爱情，并把她的人皮顶替白薇的人皮迷惑我公安部门。同时，稻春阿菊受黄飞虎派遣，到日本孝良佛寺面见舅舅桥本一郎，桥本一郎曾是日本 731 细菌部队技术人员，后来幡然改悔，加入和平运动，遁身为僧。他知道当年 731 细菌部队在哈尔滨松花江情人岛白桦树下留存的两瓶细菌武器。稻春阿菊以炸寺要挟舅舅，从哈尔滨取出两瓶细菌武器，准备于“五一节”在北京百货大楼实施爆炸，让细菌武器祸害于民，引起世界轰动。蒋介石为表彰稻春阿菊的功绩，封她为“梅花女皇”。同时，梅花党另一骨干白蕾假扮老妇人从芳梅娟处取到药水。与白蕾接头的另一梅花党成员霞飞被捕，供出其母霞姑是武汉梅花党小头目。龙飞和凌雨琦南下武汉，捕获霞姑并让她带罪立功，同赴广州粉碎梅花党刺杀中共首长的阴谋。广东省副省长住院治病，梅花党头目黑鹰纵火焚烧医院 X 光室，引走警卫，结果被凌雨琦击毙。霞姑故意放枪示警，梅花党绰号黑鸟的护士李楚怜行刺未遂，遇到假扮成副省长的龙飞奋力抗击，李楚怜仓促逃遁。

霞姑回到广州红旗旅馆，不敢露面。一天她戴着梅花形徽章上街，菜篮里出现十几个钱包，原来梅花徽章也是丐帮帮主的标志，引来一场虚惊。李楚怜深夜出现在霞姑房间，让她配合梅花党组织实施刺杀广州军区新任司令员的行动。轿车开到那个将军住所，李楚怜裸奔引走警卫，霞姑越墙进入将军卧房说明情况，遇到潜入将军府任厨师的梅花党徒袭击，结果此人被霞姑击毙。警卫抓获李楚怜。

霞姑随接应她的三轮车夫逃到其家，车夫欲对霞姑强暴，被霞姑砸昏。李楚怜交代了梅花党广州分部的组织秘密，30多个梅花党成员大部分被捕。

龙飞等人回到北京。“五一”来临，早晨公安部门接到工艺师樊小慧举报：稻春阿菊带着被麻醉的龙晓菲前往北京百货大楼。龙飞等人赶到百货大楼，龙飞之妻南云终于在三楼女厕发现昏迷不醒的女儿，她的腰间挂有两瓶装有细菌的药瓶，一旦遥控引爆，后果不堪设想。南云迅速疏散人群，拆除了龙晓菲身上的引爆装置和药瓶，避免了重大事故的发生。

公安人员朱江在百货大楼的南侧银行二楼发现了稻春阿菊，稻春阿菊翻窗脱逃，她劫持了一辆摩托车逃跑时，被龙飞开枪射中。

同时在前门大栅栏街内联升鞋店，有两个女顾客前来购买绣花鞋，一个女顾客身体不适，半躺在座桥上；两个人都戴墨镜，装束时髦；另一个女顾客忘记带钱包，回家取钱。售货员发现留下的女顾客怀有身孕，给她试鞋时，才发现她是一具女尸！原来这两个女顾客，一个是梅花党骨干白蕾，另一个是白薇的干女儿芳梅娟，芳梅娟已经被害，她的肚子里都是炸药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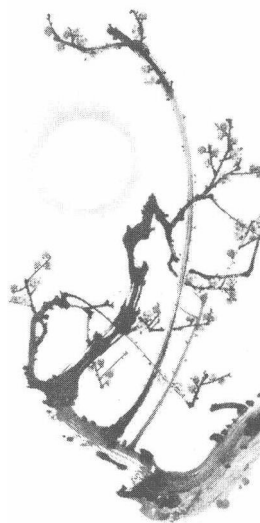
肖克带领公安人员赶到，及时清除了爆炸隐患。

梅花女皇稻春阿菊死了。

她到手的白薇的人皮不知落于何方？

如果无人知晓，这将是千古之谜！

目录



第一章 真假人皮

假人皮突现 /2

樊小哲的惊悚 /5

暗生情愫 /16

第二章 女扮男装

朱江明察暗访 /36

稻春阿菊女扮男装 /43

桥本一郎的秘密 /50

第三章 骨架骷髅

寺院里的绿色尸体 /60

情人岛上的收获 /69

俄罗斯小镇的魔影 /74

敌我决战 /77

第四章 激情漩涡

龙飞的初恋 /86

阴谋与“爱情” /98

白敬斋的如梦岁月 /115

第五章 梅花女皇

药水的下落 /146

土地庙下坡3号 /150

梅花党内部的争斗 /165

第六章 弃暗投明

一只绣花鞋 /182

梅花党在行动 /192

第七章 智擒黑鸟

扑朔迷离的黑鸟 /206

梅花女皇的幻灭 /224



假人皮突现

北京的中共特工部门欣喜若狂。

梅花党大陆潜伏特务头子，梅花党主席白敬斋的二女儿白薇的人皮被截获了。

这张人皮上绘有梅花图，即梅花党大陆潜伏特务骨干人名单，每一朵梅花上都有一个特务的姓名、地址和联络暗号。

谁掌握了这幅梅花图，谁就掌握了国民党梅花党的命运！

这幅梅花图的正图已于1948年南京解放前夕在紫金山焚毁，纹身于白薇身上的这幅梅花图副图是世上留存的唯一的一幅图。

只要用美国中央情报局秘密研制的一种特殊的药水涂抹这张人皮上，梅花就会绽开数百朵，用放大镜就会分辨清楚。如今这种特殊药水已被我特工部门掌握，它是在1963年深秋在梅花党3号特工叶枫的住宅里截获的。

中共第一神探龙飞为截获白薇的美人皮付出了惨重的代价，他在北京东城粮钱胡同13号鬼宅的小楼上遇到白薇的妹妹白蕾的枪击，右胸中弹，目前正躺在北京公安医院里。

肖克带领大批公安人员及时赶到，从白蕾手里夺走了白薇的人皮，白蕾趁夜色仓皇逃遁。

白薇的人皮已被制作成一个灯伞，摆放在公安部梅花档案专案小组办公室的办公桌上，公安部李副部长、肖克、凌雨琦等人正聚精会神地注视着这个精致的灯伞。

灯伞格调典雅，肉色的伞幅，泛着光亮，在阳光的照射下熠熠发光。

肖克轻轻的拿起放在桌子一角的一个药瓶，他小心翼翼的拧开了瓶盖，一股清香立即溢满了房间。

人们屏住呼吸，期待着奇迹出现。

肖克用一支棉棒伸进药瓶里，蘸满了药水，小心翼翼地在灯伞上涂抹



肖克说：“用叶枫的药水涂抹了，什么都没有！敌人掉了包。”

龙飞陷入深思之中。他自言自语：“会是谁呢？芳梅娟有消息吗？”

肖克摇摇头。

芳梅娟来自安徽黄山，她是粮钱胡同 13 号凶宅看房子的小姑娘，是白薇的干女儿。她曾经热恋龙飞，因劝阻白薇的妹妹白蕾枪杀龙飞，被白蕾用枪柄击昏，以后不知去向。

龙飞又问：“桥本阿菊的同伙，那个黑衣少女也没有下落吗？”

肖克摇摇头。

桥本阿菊是梅花党副主席黄飞虎的旧日恋人，是日本高级妓女间谍机构阿菊组织的特工，长期潜伏长春市，不久前在粮钱胡同 13 号凶宅的地穴中被龙飞击毙，她的女儿稻春阿菊不知逃往何处。

龙飞说：“这个灯伞原来吊于粮钱胡同 13 号后花园的小白房子里，后来又转到芳梅娟居住的小楼二楼的浴室内，这一现象非常蹊跷。是芳梅娟盗走了白薇的人皮？还是那个神秘的黑衣少女？或者背后还有其他的人？……”

肖克说：“最近我正在调查另一个案子，可能跟梅花党案有关，北京东城北新桥有一个住户，叫樊小哲，28 岁，独身女性，在一个中学教音乐，她最近失踪了。”

南云在一旁说：“一个好端端的人怎么就失踪了呢？”

肖克又说：“她是泰国归侨，父亲原是泰国华侨巨商，她的原籍是福建泉州。我去过她的住处，厨房内案板上还有她切好的萝卜，煤球炉内的火自然熄灭，屋内只有她一个人的脚印。”

龙飞说：“据我预测，咱们目前得到的这张人皮，很可能是樊小哲的人皮。”

“樊小哲的？”

龙飞点点头，“我建议你再到樊小哲的住处仔细查看，或许还有新的线索。”

这时，龙飞的女儿龙晓菲背着书包走了进来。

“爸爸，妈妈，肖叔叔。”龙晓菲有礼貌地跟龙飞、南云、肖克示礼。

龙晓菲正在八一学校上初中一年级，她的左臂上戴着少先队大队长符号。

龙晓菲走到龙飞的病床前。“爸爸，你好些了吗？”

龙飞点点头，“托女儿的福，好多了！”

龙晓菲恨恨地说：“狗特务，真可恨，我长大了一定当一个女公安，把特务全

“你是人？是鬼？！”肖克用枪逼住这个神秘的女人。

这个女人平淡地说：“我是人，我的同胞妹妹托梦给我，她好像已经不在人世了，她呆的地方非常冷……”

肖克更觉疑惑，问：“你到底是什么人？！我是公安人员，你要如实跟我说。”

这个自称是樊小哲的姐姐的年轻人说：“昨天夜里，我梦见身穿白衣裙的妹妹樊小哲忽悠悠走进我的房间，她来到我的床边，拥紧了我，说：‘姐姐，我非常冷，我真的好冷。我们下世还做姐妹如何？’我听了，非常吃惊，感觉到她冰凉的泪水滴在我的脸上。我一下子醒了，开灯一看，哪里有妹妹的影子，分明是一场梦。我寻思：妹妹一定是遇到了风险，凶多吉少。可是来到这里，我听邻居讲，她已经失踪好些天了。我想不到，好端端一个健康的人，怎么就失踪了呢？于是我呆坐在这里，再也没有力气回家了。”

樊小慧向肖克讲述了她的身世，以及她与樊小哲的关系。

樊小慧和樊小哲是孪生姐妹，两个人长得相像。她们的父亲是旧北平的商人，母亲也是大户人家出身，生得如花似玉；1938年姐妹俩降临人世，成双结对，小日子和谐美满。1946年父亲遇到了北平舞场上的一个交际花，如胶似漆，以后父母离异，姐姐樊小慧跟母亲一起生活，妹妹樊小哲跟随父亲。北京和平解放前夕，樊小哲的父亲带着那个交际花和樊小哲去了泰国，生意越做越红火，樊小慧和母亲一直在北平生活。新中国成立后樊小慧进入一所工艺美术学校学习，专攻泥塑专业。她捏的泥人栩栩如生，形象逼真，特别是钟馗、关公这两个历史人物，造型奇怪，古朴典雅，很受外界的欢迎。樊小慧后来转入北京鼓楼的一个工艺社工作，成为业务骨干。樊小慧的母亲于1959年病故，樊小慧一个人在故宫筒子河畔的一间平房居住，虽然她生得秀丽如玉，但一直未找到知音，一直孤身一人独居，生活倒也清静。1961年春天，樊小哲在父亲去世后从泰国曼谷回到北京，费尽周折，终于找到了姐姐，但是樊小慧顾虑到妹妹的海外关系复杂，跟樊小哲约定，暗中来往，不公开真实关系。以后樊小哲当上了中学音乐老师，姐妹俩暗中密切往来，亲昵之极。由于姐妹俩都自视清高，对男方的要求比较苛刻，所以婚姻一直没有得到解决。

妹妹樊小哲喜欢姐弟恋，喜欢找比她岁数小的男人。

那是一个朦胧的雨夜，樊小哲看完电影《英雄虎胆》，从东四电影院往北新桥行走，她喜欢一个人在晚上行走，去闻春天的气息，闻马路两旁花木的清香。

测的地方。宁静的步伐凝重而不沉沦，优雅而不浮躁，简洁而不晦涩，拥有了宁静，平平淡淡才是真。宁静的人生有时会失去理解，却永远与潇洒并肩，就如同在这春雨绵绵的夜晚，我与你同行，与一个佳人漫步街头，真是像胸前有一个门，打开这扇门，进去闲坐，喝一口春茶，在静谧中，心读懂了你，你也读懂了心，于是欢乐拥抱了你，苦难和惆怅，离你远去。”

樊小哲动情地说：“这是多么富有哲理的语言，简直就是一首优美的散文诗，不愧是北大中文系的学生。夏涛声，不知怎的，我觉得你有女人的味道。”

夏涛声听了，微微一惊，“是么，你觉得我更像一个女人吗？”

樊小哲点点头，“细腻、幽默、古典、浪漫。”

夏涛声听了，露出了甜甜的笑容。

樊小哲引着夏涛声走进北新桥一个僻静的小巷。

樊小哲有点恋恋不舍地说：“前面就是我的家了，雨还没有停，进屋喝点热茶吧。”

夏涛声点点头，“好，我拜访一下樊小姐的闺房。”忽然，他牵住樊小哲的手，朝前指道：“你看，这么多像戴望舒写的《雨巷》，轻轻的我来了，轻轻的我又走了……”

樊小哲露出了两个小笑窝，她牵着夏涛声的手走进了自己的家门。

开了正房的门锁，夏涛声感到一股香气扑鼻而来。

樊小哲不好意思地说：“屋里乱，你先坐吧。我去烧水，一会儿给你沏茶。”

夏涛声坐到桌前的椅子上。

樊小哲把雨伞打开，支在地上，然后溜进右侧的卧房，她一眼瞥到床头的乳罩，慌忙抢到手，把它塞进枕头底下，然后走到外面的厨房里，开封了煤球炉子，拎着水壶到院子树底下的水龙头前，灌满了一壶自来水，坐到煤球炉上。

樊小哲返回屋里，正见夏涛声站在墙旁看一幅照片。

镜框里的照片是两个樊小哲，笑吟吟望着前面。

夏涛声说：“这幅照片很有意思，是两个你，你照的是叠影吧？”

樊小哲看了看照片，目光里透出几丝慌乱，急忙说：“照着玩的。”

夏涛声走进左侧的房间，桌上摆着文房四宝，墙角有一架钢琴，壁上挂着一些人物素描。

“这些素描是谁画的？”夏涛声问。



“我画的，画着玩的。”樊小哲轻描淡写地说。

“你还有美术天赋，真是才武双全。”

夏涛声看到壁上有一摞画稿；他用手掀动这些画稿翻阅。他看到了一幅女人的人体素描，画上的年轻女人裸身卧在床上，右手支着下巴，若有所思。

这幅素描的女人有些像樊小哲。

“小哲，这幅素描怎么有些像你？”

樊小哲走过来，望着那幅素描说：“这是一幅自画像，我是照着镜子画的。”

夏涛声笑笑说：“你真不简单，自己成为自己的美术人体模特。”

樊小哲笑着说：“你也可以做为我的美术模特，哪一天我给你画一幅人体，你曲线优美，身段标致，是理想的美术模特。”

夏涛声连忙说：“我可不敢画光着身体的，不雅，你有空闲可以给我画一幅头像。”

樊小哲嫣然一笑，“你这个未名湖畔走出来的才子，还挺封建。”

夏涛声说：“我是1/3 资本主义，1/3 共产主义。”

樊小哲听到厨房里水壶的水开了，于是沏了茉莉花茶，她端给夏涛声一杯，自己也拿起一杯茶喝起来。

两个人又叙了一会儿，樊小哲站起身，说：“我给你弹钢琴，你想听什么曲子？”

夏涛声说：“这么晚了，不会影响邻居吧？”

樊小哲摇摇头，“不会，我这个院是独门独院，是用父亲的钱买的。”

樊小哲带夏涛声来到左侧的房屋，她打开琴盖，坐在皮凳上，试了试琴调。

夏涛声说：“弹一首电影《上甘岭》的主题歌《一条大河》吧。”

樊小哲两只手拨弄着琴键，弹起《一条大河》的曲子。

琴声戛然而止。

夏涛声称赞道：“真是太美妙了，弹一曲贝多芬的《命运》吧？”

樊小哲弹起贝多芬的《命运》交响曲，忽而激烈昂扬，忽而沉缓庄严。

夏涛声仿佛沉醉在这旋律之中，眯缝着眼睛，似乎谛听着什么。

樊小哲弹完这支曲子，伏在琴键上哭泣。

夏涛声睁大了眼睛，问：“小哲，你流泪了？”

樊小哲抬起头，脸上挂满了泪痕，她喃喃自语着：“我的命运在何方？！在何

这是位于鼓楼和钟楼的一个夹道里，师傅徐功勋早已经来了，他今年 56 岁，他的作品有时被当作国礼赠送外国元首。

徐师傅见樊小慧一脸倦容，关切地问道：“小慧，你是不是不舒服？”

“没有什么”师傅，我昨天晚上看书睡晚了。”

樊小慧收拾了自己工艺桌上的东西，开始制作，她有一件未完成的泥塑作品，表现的是上海女工向秀丽奋不顾身抢救国家财产的情景，她已经制作 3 天了，五一国际劳动节之前要赶制出来，作为献礼工艺品。

徐功勋师傅把一杯温水递到她的手里，“小慧，喝点水，这里面有长白山的人参，补补身体，别太累了。”

“谢谢师傅。”樊小慧抬头看看师傅，满怀感激之情。

“师傅，您的作品完成了吗？”她用目光在师傅的工作台上搜寻着；在师傅的工作台右侧立着一个一人高的钟馗泥塑，钟馗的造型形象逼真，怒发冲冠，虎目圆睁，手持宝剑，威风凛凛。

徐功勋师傅说：“作品完成了，客户要得急，我是连夜赶制出来的，一会儿她要来取。”

“这么说，师傅也是一夜没睡觉？”

徐功勋师傅笑了，“干咱们这一行的，没早没晚。”

门外一团红物闪了一下，门开了，一个身穿红色风衣的年轻女人手拖皮箱走了进来。

“正说着曹操，曹操就到了。”徐功勋师傅迎了上去。

“作品完成了？”那年轻女人急切地问。

“完成了。”徐功勋师傅指着钟馗的泥塑说：“你看看，满意不满意？”

年轻女人围着钟馗泥塑转了几圈，称赞道：“太棒了，真是神奇！太神奇了！”她一转头，看到了樊小慧，惊呆了，往后退了几步，眼睛里满是惊恐和惶惑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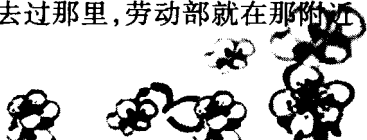
“这是……”她指着樊小慧。

“哦，这是我的徒弟樊小慧，她的手艺也不赖，以后你再有活儿，找她也行。”徐功勋笑呵呵地说。

那年轻女人惊魂未定，问樊小慧：“我好像见过你，你家住在哪儿？”

樊小慧也感到奇怪，下意识地回答：“和平里。”

年轻女人听了，松了一口气，连忙说：“哦，我去过那里，劳动部就在那附近”



就没有叫夏涛声的学生。

肖克分析：这个夏涛声很可能就是杀害樊小哲剥掉她人皮的凶手。

樊小慧从北京八宝山殡仪馆回到和平里家中时，已经是晚上七时多了。妹妹樊小哲的遗体以及公安部门交还的人皮一起火化，当她看到铺满洁白鲜花的灵床推进火化间时，她的心几乎碎了。妹妹樊小哲的死对她的打击实在太沉重了！何况是血肉之躯和一张粉色的人皮！敌特真是太残忍了，她充满了愤怒和仇恨，她要求公安部门迅速找到杀人凶手，将凶手绳之于法。

她居住的是一室一厅的单元楼里，住在最高层10楼，从这里可以看到北京城里的许多建筑。就是这样一个建筑面积只有35平方米的住处，除了单人床、大衣柜、桌椅等，摆设的多是她的泥塑作品，连狭小的卫生间里也摆有她的泥塑。这些泥塑是她的艺术生命，造型各异，竞放异彩，有《李白醉酒》、《钟馗嫁妹》、《怀素书蕉》、《清照词意》、《羲之爱鹅》、《东坡品砚》、《贵妃出浴》、《程门立雪》、《朱熹讲学》等。

在樊小慧的写字台上有一个立式镜框，有一幅与樊小哲家里摆的相同的照片，这幅照片是姐妹俩去年夏天一起照的合影，是在北京王府井大街中国照相馆照的。当樊小慧看到这幅照片时，眼眶里的泪水又涌了出来。

凶手是谁？是谁对妹妹有这么大的深仇大恨？难道是她的新交恋人吗？那个比她小7岁的夏涛声，他为什么要害她呢？而且用那么残忍的手段。公安部门隐隐透露，这和国民党特务案有关，难道夏涛声是国民党特务？他那么小小的年龄怎么可能是特务呢？可是夏涛声却的确确实消失了，好像一下子从这个地球上消失了。她没有见过夏涛声，最近每逢与妹妹见面，她总是喋喋不休地谈到他，夸奖他的容貌、身材、夸奖她的博学和才华，特别是夸奖他的人品，他们已认识有两个多月，除了拥抱，接吻，夏涛声没有向她提出过性要求，即使是仅有的一次住宿妹妹的家里，两个人各居一室，一夜相安无事。

可是夏涛声为什么要欺骗妹妹呢？他明明不是北京大学中文系的学生，为什么要冒充是北大的学生呢？难道是虚荣心？为了骗取妹妹的爱情？还是为了得到妹妹的身体？或是与她结为夫妻？或者他是一个变态狂，喜欢这种男小女大姐弟式情感的恶作剧？

或者还有一只黑手，与夏涛声没有任何关系。是国民党特务的图谋。要妹

妹的人皮另有预谋，妹妹死于国民党特务之手。可是为什么夏涛声一下子蒸发了呢？难道是听到风声由于畏惧恐受牵连自动隐退？或是还有其他更加深刻的原因？

樊小慧百思不得其解，她把妹妹的骨灰盒暂时寄放在殡仪馆，准备在附近的八宝山人民公墓为妹妹购置一块石碑矗立在那里，那里有柿子树和花草陪伴，愿妹妹的灵魂安息。

妹妹太可怜了，她有如花似玉的容貌，婀娜多姿的身材，聪慧过人的头脑，杰出卓越的音乐美术天赋，还没有更多地领略到人世间的情爱和天伦之乐，却鲜花败落芳韵流逝，天道不公，天道不公啊！

樊小慧想到这里泪如泉涌，热泪一滴滴落下来，湿了黑衬衣，滑落在地上。

她不愿意让外人看到这般情景，于是拉上窗帘，熄了电灯，在这漆黑的环境里，默默地呆坐着。也不知过了多少时间，她忽然听到门外有动静，于是站起身来，走到门前，仔细地谛听着。

静寂无声。

她轻轻地拉开门锁，打开了门，楼道里昏暗的灯光泻了进来。她的眼睛瞥到一幅黑色的飘带，她心下一惊，往前走了一步，只见门的右侧有一个鲜花簇拥的花篮，鲜花是白色的玫瑰，中间飘动着一个黑色的长幅……

暗生情愫

白蕾这只狡猾的狐狸现在躲在哪里？

上番在病房袭击他的女人是不是白蕾？

芳梅娟如今在哪里？

那个黑衣女人逃向何方？

白薇的人皮在何处？

这些一连串的问题盘桓在龙飞的脑际。

正在龙飞冥思苦想时，芳梅娟就像一只惊恐不安的兔子，逃进了五台山。

“请坐。”芳梅娟一指沙发，龙飞毫不客气地坐下了。

芳梅娟端起桌子的咖啡壶，倒了一杯咖啡，说：“来，尝尝我煮的咖啡。”龙飞接过咖啡，一股咖啡的香气扑鼻而来。

“你是本地人吗？”芳梅娟问他，不知是什么原因，她挺喜欢这个男人，他棱角分明，眉清目秀，眉宇间透出一股英豪之气，显得十分沉稳，是那种值得信任的男人。

龙飞笑着说：“你听我口音不像本地人？”

“对。”芳梅娟点点头。

“我祖籍江苏，在北京工作。”

“哪里上班？”

“商业部。”

“八成是个官。”

龙飞笑道：“狗熊拍巴掌，磕（科）掌！”

芳梅娟眉毛一扬，“科长可就不小了，正经是科级干部哩。”

龙飞问：“听你口音是安徽人。”

芳梅娟点点头，“你猜的真准，我是黄山人。”

“好地方，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，你长得水灵灵的，像黄山美景里养育出来的。”

芳梅娟听了，心里美滋滋的，“你真会说话，我长得不漂亮，就是白一点。”

龙飞扫视了下房间，“这房子好大，我是为部里订几间房子，部里要办培训班，东四旅馆住不下那么多人，我可以看看房子吗？”

芳梅娟紧张地问：“住多长时间？”

“也就一个来月，吃饭不用你管。”

“好，那就先看看房子。”

龙飞随芳梅娟上了二楼，楼梯很窄，木板压得“嘎吱嘎吱”直响。

“这房子有够老的，灰尘那么多，价钱可别太贵了。”

“最后是街道办事处定，我做不了主，我只是一个看房子的。”

“他们一月给你多少钱？”

“不管吃、只管住，一个月16块钱。”

龙飞和芳梅娟上了二楼，龙飞说：“二楼的楼道尘土也够多的。”

芳梅娟听了，有点不好意思，“我说同志，你这是批评我吧，北京的风沙大，尤其是春天，前天刚刮完沙尘暴，都说是从黄土高原来的黄土，我可擦不过来。”

龙飞随她进了浴室，只见一侧有个泛着黄渍的大浴盆，旁边有个淋浴的龙头，对面有个抽水马桶。

“有热水吗？”

“要烧水，能洗澡。”

出了浴室，芳梅娟指着旁边一间房间说：“这是我住的房间，就不用看了。”

芳梅娟打开了紧邻她住的房间。

一股霉气扑鼻而来，地板上躺着一只死猫，老得掉了毛，散了骨架。屋内堆积着几个纸箱子，窗户上挂着蜘蛛网，蓝色的窗帘遮住了整个窗户。

龙飞说：“这个房间倒挺大，支两个上下床，能住4个学员。”

龙飞又看了几个房间，大同小异。

龙飞又随芳梅娟上了三楼。

三楼房间的格局和二楼差不多，龙飞明显地感到有一个房间不久前有人住过，小木床上被褥整齐，还有一个破旧的梳妆台，一张木桌上灰尘不多。

芳梅娟掩饰道：“前不久我有个亲戚来北京，曾住过这里。”

龙飞开玩笑地说：“交房钱了吗？”

芳梅娟嘴一撇，“交什么房钱？我辛辛苦苦给他们看房子，又闹鬼又闹猫的，有个亲戚住两天，还交什么房钱？”

龙飞走出房间，芳梅娟心里好像一块石头落了地。因为两个月前白薇的妹妹，那个装扮成老妇人的白蕾曾经在这房间住过。

龙飞又看了几间屋子，格局差不多，都堆着一些杂物，灰尘遍地。

龙飞随芳梅娟下了楼，又回到客厅。

芳梅娟问：“同志，房间满意吗？”

龙飞点点头，“这里地理位置不错，离东四旅馆不远；这里院子大，楼上的房间也错，收拾一下可以使用，不过，我回去要跟部里汇报，最后由他们定。”

“行，那我就不留你了，一会儿我要作午饭了。”

龙飞望望后花园，说：“园子里也要看一看。”

芳梅娟说：“园子有什么好看的，你们到时候在这里住宿就行了。”

龙飞说：“我看这后花园不错，休息时可以散散心，我要看看。”

